



新刻蒙求

新刻
八

服部文庫
イ 17
2068
8 /



117
2068
/

新刻蒙求序

初余家兒輩幼而誦習李安平蒙求一如李家
政父之大有所益亦如二李所稱揚焉童恭既
誦之及至稍讀諸史傳其俗本注引一二訛謬
隨乃正之又有小異同頗可疑者比舉以質之
余余乃閱之又從而知其刪約之要固為博覽
有識之取裁非若後世注家苟挹流末畎澮相
承比也不窮河源惡睹崑崙者乎其旁取諸子
雜家頗及怪僻者間蓋有異於今行者而今行
諸書故屬殘闕則亦有以測夫當時援引猶多
全冊且未甚舛訛安知非今之非而古之是乎

蓋亦誤今行諸書所據

李瀚唐書無傳云

且此標題備證已亦如是而足矣不必疑焉遂
令童恭定焉童恭既卒業焉因謂余曰竊見大
人生平著作其驅使掌故多見此書得無似帳
秘論衡乎余笑曰童子止勿輕視迺公居余語
汝夫朱瑟玄酒乃有以見清廟肅穆焉即屬辭
比事必求諸古而後以見其莊飾文所以為文
本如是而已况唐人於詩追琢其章莫不金玉
即其用事蓋務就雅馴而此書也則其盛時所
擇取家家相襲固應爾爾今苟欲儀刑其遺則
則暗合默協無往不爾爾人人以為一帳中秘
物不亦幾乎不獨為汝童蒙也按自宋人以及

元瑞

引蓋元瑞所口筆

明初往往有稱引李瀚蒙求為徵者而晚近則
又至有誹笑淺俗書云如鄉里教兒童
蒙求雖亦博覽家所口即不深思槩比之鄉閭
冊子邪蓋自有李氏書歷代諸蒙求紛紛相亂
一薰一蕕尚猶有臭遂又并此賤棄之耳何其
寬哉已未仲夏服元喬序

且此標題備證已亦如是而足矣不必疑焉遂
令童恭定焉童恭既卒業焉因謂余曰竊見大
人生乎著作其驅使掌故多見此書得無似帳
秘論衡乎余笑曰童子止勿輕視迺公居余語
汝夫朱瑟玄酒乃有以見清廟肅穆焉即屬辭
比事必求諸古而後以見其莊飾文所以爲文
本如是而已况唐人於詩追琢其章莫不金玉
即其用事蓋務就雅馴而此書也則其盛時所
擇取家家相襲固應爾爾今苟欲儀刑其遺則
則暗合默協無往不爾爾人人以爲一帳中秘
物不亦幾乎不獨爲汝童蒙也按自宋人以及
明初徃徃有稱引李瀚蒙求爲徵者而晚近則
蔑焉或又至有誹笑淺俗書云如鄉里教兒童
蒙求雖亦博覽家所口即不深思槩比之鄉閭
冊子邪蓋自有李氏書歷代諸蒙求紛紛相亂
一薰一蕕尚猶有臭遂又并此賤棄之耳何其
寬哉已未仲夏服元喬序

薦蒙求表

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臣良言臣聞建官擇賢其來有素抗表薦士義

或可稱爰自宗周逮茲炎漢競徵茂異咸重儒

術竊見臣境內寄住客前信州司馬倉參軍李

瀚學藝淹通理識精究撰古人狀跡編成音韻

屬對類事無非典實名曰蒙求約三千言注下

轉相敷演向萬餘事瀚家兒童三數歲者皆善

誦誦談古策事無減鴻儒不素諳知謂疑神遇

司封員外郎李華當代文宗名望夙著與作序

云不出卷而知天下豈其蒙求哉漢朝王子淵

製洞簫賦漢帝美其文令宮人誦習近代同興

臣本名

云

用白字
成音

而得之

嗣撰千字文亦頒行天下豈若蒙求哉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則固多弘益老成亦頗覽起予臣屬忝宗枝職備藩扞每廣聽遠視採異訪竒未嘗遺一才蔽片善有可甄錄不敢不具狀聞奏陛下察臣丹誠廣達四聰之義令瀚志學開獎善之門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誡臣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天寶五年八月一日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蒙求序

趙郡李華

字履和

安平李瀚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幼童隨而釋之比其終始則經史百

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

今之非而古之之

○自宋及今

知天下其蒙求哉周子以其文碎不敢輕

○自宋及今
○非矣
○又知物
○注切韻

一故以蒙求為名題其傳中有別事可記者所資廣博從切韻東

字起每韻四字凡五百九十六句云爾
子光序

前言往行載在經史炳若丹青然簡編浩博未易研究非真積力久莫能撮其要唐李瀚搜羅載籍采古人行事著為蒙求揣議聲韻以類折

嗣撰千字文亦頒行天下豈若蒙求哉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則固多弘益老成亦頗覽起予臣屬忝宗枝職備藩扞每廣聽遠視採異訪竒未嘗遺一才蔽片善有可甄錄不敢不具狀聞奏陛下察臣丹誠廣達四聰之義令瀚志學開獎善之門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誡臣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天寶五年八月一日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蒙求序

趙郡李華

字遐叔

文苑傳

安平李瀚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幼童隨而釋之比其終始則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於諷誦形於章句不出卷知天下其蒙求哉周易有童蒙求我之義李公子以其文碎不敢輕傳達識者所務訓蒙而已故以蒙求為名題其首亦每行注兩句人名外傳中有別事可記者亦此附叙之雖不配上文所資廣博從切韻東字起每韻四字凡五百九十六句云爾

子光序

傳不審

前言往行載在經史炳若丹青然簡編浩博未易研究非真積力久莫能撮其要唐李瀚搜羅載籍采古人行事著為蒙求揣議聲韻以類折

偶剪剔煩蕪培擷精英事跡粲然斑斑可攷其
 於屬辭備閱不為無補矣然鮮究本根類多舛
 訛覽者病焉豈瀚之所載然歟抑亦後世傳襲
 之誤也予嘗嘉其用意而惜其未備於是漁獵
 史傳旁求百家窮本探源撫華食實太抵傳記
 無見而語淺謬妄者就加是正至於載籍之中
 間有故實可以槩舉者仍掇其一二大者附焉
 庶幾照然若日星之麗天煥然可觀命曰補注
 將以備遺忘而助討論不亦文範之捷徑歟時
 己酉仲冬之月辛卯吉日徐子光序

蒙求考例

一蒙求諸刊舊無善本而其所采掇率非僻書
 即亦士子朝習夕誦隨見不難是正恭己患
 其訛誤乃當就本書考者詩書左國國策論
 語家語晏孟莊列六韜韓非呂覽淮南新序
 說苑古列女傳西京雜記世說文選初學記
 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北史俱依今
 行諸書正之但蒙求舊引間有一二與今見
 本諸書字異而舊義差勝者又有後漢晉史
 互涉謝承王隱臧榮緒書世說雜家者諸非
 其謬俱從舊本風俗通博物志孝子高士神

新刻蒙求

仙列仙諸傳搜神及後記異苑續齊諧記雖有見行與古類書諸注及蒙求所引多異可疑且非全書不可據正故今所考究各按本書一過又且旁索類書諸注就義所安而後多從舊本若慎子七略三齊記漢武故事漢官儀蜀王本紀蕭廣濟孝子傳逸士傳楚國先賢傳晉先賢傳魏略典略吳錄吳書孫氏世錄江表傳文章叙錄會稽典錄三輔決錄竹林七賢論三十國春秋華嶠譜叙幽冥錄神怪志孔氏志怪陰嬉識廣州記其書今不可見或有說郭諸書一二所收亦皆抄出自

古書注引拾遺百一名存實亡且今行說郭杜撰大半固不足信據獨所幸者此書演引出於後漢三國志註世說註者十之七八今皆見存若其隱僻二三亦有史漢注文選善註藝文類聚白氏六帖可以備考即又加以太平御覽事文類聚韻府尚友錄天中記旁搜互發略得相證但諸引彼此頗有煩簡甲乙則亦不如多從舊本無害義耳以上考定悉皆折中家君不敢臆斷

一 文獻通考藝文部載唐李瀚蒙求三卷及徐子光補注八卷晁氏陳氏說亦從此序所

無異論也

一有萬曆刊本大抵誤謬與此方舊傳諸本略同耳其書不載舊本序表而有刊者序瀚作李翰以為華子觀兄文章與韓愈相上下者則唐書李華傳所附出者也然若據舊本序表是可疑矣但標題中揚寶黃雀毛寶白龜作揚生黃雀毛子白龜互避兩寶安國國器作長孺國器避國字重蓋亦後人所改雖今不必從似有其理

元文四年夏五月

服惟恭識

王戎簡要

裴楷清通

孔明卧龍

呂望非熊

楊震關西

丁寬易東

謝安高潔

王導公忠

匡衡鑿壁

孫敬閉戶

郅都蒼鷹

甯成乳虎

周嵩狼抗

梁冀跋扈

郗超髯參

王珣短簿

伏波標柱

博望尋河

李陵初詩

田橫感歌

武仲不休

士衡患多

桓譚非讖

王商止訛

嵇呂命駕

程孔傾蓋

劇孟一敵

周處三害

胡廣補闕

袁安倚賴

黃霸政殊

梁習治最

墨子悲絲

楊朱泣岐

朱博烏集

蕭芝雉隨

杜后生齒

靈王出髭

賈誼忌鵬

丁莊周畏犧

燕昭築臺

鄭莊置驪

瓘靖二妙

岳湛連羣

郝詵一枝

戴憑重席

鄒陽長裾

王符縫掖

鳴鶴日下

士龍雲間

晉宣狼顧

漢祖龍顏

鮑靚記井

羊祜識環

仲容青雲

叔夜玉山

毛義奉檄

子路負米

江革巨孝

王覽兄弟

蕭何定律

叔孫制禮

葛豐刺舉

息躬歷詆

管寧割席

和嶠專車

時苗留犢

羊續懸魚

樊噲排闥

辛毗引裾

孫楚漱石

郝隆曬書

枚臯詣闕

充國自贊

王衍風鑒

許劭月旦

賀循儒宗

孫綽才冠

太叔辯洽

摯仲辭翰

山濤識量

毛玠公方

爰盎卻坐

衛瓘撫牀

于公高門

曹參趣裝

庶女振風

鄒衍降霜

范冉生塵

晏嬰脫粟

詰汾興魏

鼈令王蜀

不疑誣金

卞和泣玉

檀卿沐猴

謝尚鳴鶴

太初日月

季野陽秋

荀陳德星

李郭仙舟

王忱綉被

張氏銅鈎

丁公遽戮

雍齒先侯

陳雷膠漆

范張雞黍

周侯山嶷

會稽霞舉

季布一諾

阮瞻三語

郭文遊山

袁宏泊渚

黃琬對日

秦宓論天

孟軻養素

揚雄草玄

向秀聞笛

伯牙絕絃

郭槐自屈

南康猶

魯恭馴雉

宋均去獸

廣客蛇影

殷師牛鬪

元禮模楷

季彥領袖

魯褒錢神

崔烈銅臭

梁竦廟食

趙溫雄飛

枚乘蒲輪

鄭均白衣

陵母伏劍

軻親斷機

齊后破環

謝女解圍

鑿齒尺牘

荀勗音律

胡威推縑

陸績懷橘

羅含吞鳥

江淹夢筆

李歆清貞

劉麟高率

蔣詡三逕

許由一瓢

楊僕移關

杜預建橋

壽王議鼎

杜林駁堯

西施捧心

孫壽折腰

靈輒扶輪

魏顆結草

逸少傾寫

平子絕倒

澹臺照壁

子罕辭寶

東平為善

司馬稱好

公超霧市

魯般雲梯

田單火牛

江道燕雞

蔡裔隕盜

張遼止啼

陳平多轍

李廣成蹊

陳遵投轄

山簡倒載

淵客泣珠

交甫解佩

龔勝不屈

孫寶自劾

呂安題鳳

子猷尋戴

董宣彊項

翟璜直言

紀昌貫虱

養由號猿

馮衍歸里

張昭塞門

蘓韶鬼靈

盧充幽婚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柳下直道

叔敖陰德

張湯巧詆

杜周深刻

三王尹京

二鮑糾難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上

王戎簡要 裴楷清通

晉書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阮籍素與戎父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少籍二十歲籍與之交籍每適渾去輒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歷官至司徒

晉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明悟有識量少與戎齊名鍾會薦於文帝辟相國掾及吏部郎缺帝問鍾會



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楷楷臥
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謂之玉人
又稱見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
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登祚探策以上世數多少既
而得一不悅羣臣失色楷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
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帝大悅累遷中書令
侍中

孔明卧龍 呂望非熊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躬耕隴畝好為梁
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崔州平徐庶
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之謂曰

文選善注引蜀志作平徐庶字近疑

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
可屈致空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
人與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
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勿復言及稱尊
號以亮為丞相漢晉春秋曰亮家南陽鄧縣襄陽城
西號曰隆中
六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
非龍非虜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
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
為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齊三日田於渭陽
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為

搜神記占語作非熊非

今六韜禹作舜

遷傳注
引史記
而今史
作非虎

新亥象寸 卷之上

師蓋得指瀚本舊本作非熊非羆疑流俗承誤後世莫知是正耳
按後漢崔駰達旨辭曰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注云
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
王之輔所謂非熊蓋本諸此

楊震關西 丁寬易東

後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無
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
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眾謂之晚暮而志愈篤後
有鸛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
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安帝時為太尉

前漢丁寬字子襄梁人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
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東歸
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
氏傳景帝時為梁孝王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
大誼而已

謝安高潔 王導公忠

晉書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年四歲桓彝見而嘆
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王導亦深器之
由是少有重名初辟除並以疾辭有司奏安被召歷
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山常往臨安山中放情
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弟萬為西中郎將總

行則定之 卷之二

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名出其右有公輔望年四十餘始有仕志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為司馬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有愧色後拜吏部尚書時孝武立政不自已桓温威振内外安盡忠匡翼終能輯穆進中書監錄尚書事符堅率眾次淮肥加安征討大都督既破堅以總統功進太保薨贈大傅謚文靖

晉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少有風鑒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帝常謂曰卿吾之蕭何也累遷中書監錄尚書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大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位司空

匡衡鑿壁 孫敬閉戶

前漢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射策甲科元帝時為丞相西京雜記曰衡勤學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

穿壁引其光而讀之邑大姓文不識名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容作而不求償願得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頸懸之梁上嘗入市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也辟命不至

邳都蒼鷹 寧成乳虎

前漢邳都河東大陽人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遷中尉是時民懼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拜鴈門大守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為引去竟

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中都以為漢法卒斬之

前漢寧成南陽穰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必凌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薪為中尉其治效邳都其廉弗如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其短抵罪後上欲以為郡守公孫弘曰臣為小吏時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其暴如此

周嵩狼抗 梁冀跋扈

隸當作隸 師古曰
今按史記作 李吉甫
隸亦引漢書 閱也
音義曰隸 閱也

和本作隸 隸 師古曰
按漢書 隸 師古曰
乳虎之奇 而隸作隸 注李吉甫曰 閱也
古曰隸 七反 字彙隸 音異 設文習也 又標頭 閱
今按家法 史記文 隸 此是 當作 隸 此說不可

晉書周嵩

顛等並列

本渡江託

憂嵩起曰

闇好乘人

唯阿奴碌

後顛嵩並

狼抗晉書

敦字也

後漢梁冀

目洞精矚

冀立質帝

扈將軍也

尉李固杜

輸上策於

后六貴人

外百僚側

既不平之

連及公卿

免黜者三

充王府用

郝超髯參

新刻蒙求

剛復

左傳宣十二年傳剛復
反又韻會復弼力切

亦音驪戾也剛復也

晉書郝超字景興大尉鑿之孫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善談論義理精微大司馬桓溫辟為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頗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晉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弱冠與謝玄為溫掾溫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孝武時為僕射領吏部帝雅好典籍以才學文章見昵夢人以大筆如掾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堦耳安悅時苻堅入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安乃以玄應舉累進冠軍將軍為前鋒都督與從弟輔國將軍琰決戰肥水南堅眾奔潰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進號前將軍

伏波標柱 博望尋河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歷虎賁中郎將數被進見為人明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又

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有謀未嘗不用
後交阯女子徵側等反蠻夷皆應之拜援為伏波將
軍擊破之封新息侯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將樓
船戰士進擊餘黨嶠南悉平後復請擊武陵五溪蠻
夷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
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
也遂遣征之進營壺頭會暑甚中病卒廣州記曰援
到交阯立銅柱為漢之極界

前漢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武帝方欲事滅胡廼
募能使者騫應募使月氏徑匈奴留十餘歲持漢節
不失因與其屬亡鄉月氏後亡歸拜太中大夫騫身
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六國五
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元朔中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贊曰禹
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
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
謂崑崙者乎舊注云得支機石歸未詳所出

李陵初詩 田橫感歌

前漢李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少為侍中建章監
善騎射愛人謙遜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
風拜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人征匈奴戰敗
遂降焉初陵與蘇武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

後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武得還漢陵以詩贈別曰攜
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路側恨恨不得辭晨
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武
別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
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得央愴恨切中懷不
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五言詩蓋自此
始

前漢田橫狄人故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為齊王
漢將灌嬰敗橫軍遂平齊地橫懼誅與其徒居海島
中高帝召之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謝使者曰
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王為天子而橫為匹夫
其愧己甚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奏之高帝為之流涕
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都尉既葬二客穿其冢旁
皆自剄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李周
翰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
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終至李延年分為二
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
之因呼為挽歌

武仲不休 士衡患多

後漢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肅宗博召文
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
校書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

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大司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曰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萹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祝華薦

犬

之諸公累遷中書郎後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機以羈旅入宮頓居羣士之右皆有怨心譖之於穎穎怒使人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初機有駿因名黃耳既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洛後以為常

桓譚非讖 王商止訛

後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後詔會議靈臺所處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讖帝

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卒

前漢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成帝時為左將軍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后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上廼止果訛言上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後為丞相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歎曰真漢相矣鳳怨商陰求其短卒為所中免相薨

嵇呂命駕 程孔傾蓋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其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家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劇孟一敵 周處三害

前漢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周亞夫為大尉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己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

晉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暮年州府交辟仕晉為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名將子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

李得作子吳得

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已而戰敗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

胡廣補闕 袁安倚賴

後漢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察孝廉試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累為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

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趙戒杜喬議立清

河王蒞而蠶吾侯志取梁冀妹冀欲立之黃戒憚冀

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堅守本議竟立蠶吾侯

是為桓帝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

安順冲質桓靈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大

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

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後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

里肅宗末為司空遷司徒和帝時薨初安以天子幼

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

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及薨朝廷痛

惜焉初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

告之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

安異之於是葬其地故累世隆盛

黃霸政殊 梁習治最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武帝末以待詔入錢

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

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

正以廉稱宣帝時擢揚州刺史以賢良高第為潁川

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

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貶秩歸潁川前

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

多宣帝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

魏志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

史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以叛

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暴時

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相薦舉使詣幕

府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

士咸顯於世大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

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文帝時復為

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舊本習作集誤

墨子悲絲 楊朱泣岐

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

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憫

其本同而未異

朱博烏集 蕭芝雉隨

前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哀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

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

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

異之後二歲餘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

夫位次丞相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

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為百僚率從之更拜博御史大夫後為丞相坐事自殺

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歧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杜后生齒 靈王出髻

晉書成恭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曾孫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左氏傳王子朝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髻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供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髻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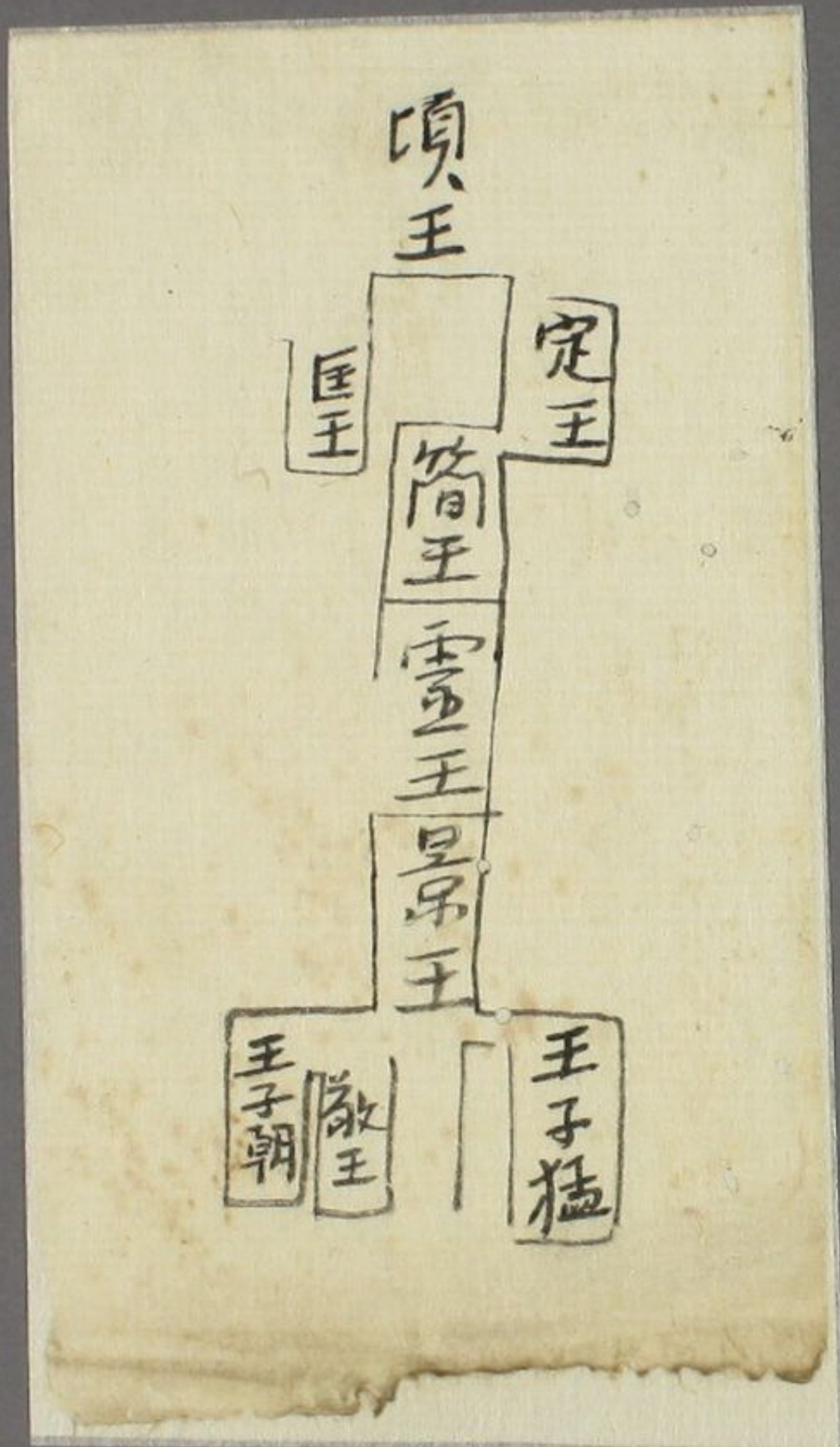
賈誼忌鵬 莊周畏犧

前漢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林召置門下及為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書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議

幽通賦 抗爽言 以矯情 兮信畏 犧而忌 鵬在題 所抑或

新刻蒙求 卷之十一

立之 國人 長子 子相 殺之 王太子 朝也



袁 鄭
 頃 壬 臣
 匡 班
 定 瑜
 簡 夷
 靈
 景 貴
 敬 巧 周 年 表
 泄 心

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皆誥發之天子以
 誥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疎之不用
 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服飛入舍止於坐隅
 服似鴉不祥鳥也誥既適居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為
 壽不得長迺為賦以自廣歲餘帝思誥徵之入見上
 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誥具道
 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
 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誥梁王大傅死年三十
 三孔臧鴉賦云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
 莊子曰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文綉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
 犢其可得乎史記曰莊周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

惠王同時其學本於老子著書率寓言沈洋自恣以
 適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
 幣迎之許以為相周引此辭應之郭象云樂生者畏
 犧而辭聘

燕昭築臺 鄭莊置驛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
 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
 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
 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欲必致士先從隗始况
 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

幼安敦煌人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彪索
索永俱詣大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靖該博經
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累遷遊擊將軍伯英芝字也
晉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
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幼
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
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岳美姿儀辭藻絕麗
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
之以果滿車而歸舉秀才名冠世為眾所疾棲遲十
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後至黃門侍郎
湛舉賢良對策中第終散騎常侍

郝詵一枝 戴憑重席

晉書郝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瓌偉倜儻
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上
策拜議郎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
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
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
譽
後漢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光武時舉明經試博
士後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
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
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舊

紆音介 右海扁

郝化齊谷是下字之了りト打可考

本憑作馮誤

鄒陽長裾 王符縫掖

前漢鄒陽齊人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漢興諸侯
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仕吳以
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
邪謀陽奏書諫畧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
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葦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
國而樂中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願大
王無忽王不納陽乃去從梁孝王卒為上客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耿介

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
以譏當時失得號潛夫論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
歸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
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
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
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
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後竟
不仕

鳴鶴日下 士龍雲間

晉書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
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

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是鳳雛後
舉雲賢良吳平入洛雲與荀隱未相識嘗會張華坐
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
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聞青雲
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駢駢
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
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士龍當今之顏子也官至
中書侍郎與機同被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
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趣之至一家寄宿見
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
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
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晉宣狼顧 漢祖龍顏

晉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
氏少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
天下心魏武為丞相辟為文學掾累遷相國武帝受
禪上尊號曰宣皇帝帝內急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
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
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
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
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前漢高祖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媪

槽字季音曹音高句
槽字季音曹音高句
槽字季音曹音高句

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鮑靚記并 羊祜識環

晉書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訪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遷南海太守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

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祜博學能屬文魏高貴鄉公時公車徵拜中書侍郎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累進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卒贈大傅初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祜竟墮馬折臂仕至公而無子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襄陽百姓於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祜

諱名云

仲容青雲 叔夜玉山

晉書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當世譏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曰未能免俗歷散騎侍郎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唯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疾之出補始平太守顏延年作五君詠其一曰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晉嵇康字叔夜有奇才遠邁不羣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博覽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所與交者唯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與叔夜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世說曰叔夜之為人岫岫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頹

毛義奉檄 子路負米

後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守令義奉

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家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

事盡思者也

江革巨孝 王覽友弟

後漢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備歷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不忍犯之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建武末與母歸鄉里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江巨孝及母終舉賢良方正遷司空長史肅宗崇禮之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巨孝之稱行於天下舊本巨作忠非

晉王覽字玄通母朱遇兄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捷輒涕泣抱持每諫其母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桓桓文行馬也文互其木以為應庸

蕭何定律 叔孫制禮

前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秦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摽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高祖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高祖即位論功行封以何功最盛先封鄭侯

前漢叔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降漢拜博士號稷嗣君漢王為皇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益饜之通說上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使徵魯諸生與其弟子為綿蕪野外習之月餘

阨塞先代切邊界也陽也又悉則切填也六至也雍也滿也阨塞蓋之御實是也

通曰上可試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行禮畢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無敢喧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

葛豐刺舉 息躬歷詆

息躬同卷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秩光祿大夫

前漢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哀帝擢光祿大夫給事中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幢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邀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管寧割席 和嶠專車

世說管寧字幼安與華歆共園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而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寧歆邠原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人號為一龍謂寧為龍頭原為龍腹歆為龍尾

晉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少有風格厚自崇重有

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庾歎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累遷中書令武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其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時苗留犢 羊續懸魚

魏略時苗字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為壽春令令行風靡其始之官乘薄輦車黃犢牛布被囊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後遷中郎將

後漢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為南陽太守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駟其所之牲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於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所資唯斯而已以此故不登公位

樊噲排闥 辛毗引裾

前漢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從高祖定天下以功封舞陽侯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

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
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
下病甚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獨不
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初帝已定關中項王至怒
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亞父范增令項莊拔
劍舞欲擊帝項伯常屏蔽之噲聞事急持盾直入怒
甚羽壯之賜以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
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帝如廁麾噲出獨騎馬噲
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噲幾殆

魏志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文帝踐阼遷侍中帝
欲徙冀州士家十萬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
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謀
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
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
社稷之慮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
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徒既
失民心又無以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
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乃
爲之稀出終衛尉

孫楚漱石 郝隆曬書

晉書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
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終

馮翊太守初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

枚臯詣闕 充國自贊

前漢枚臯字少孺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始乘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及東歸臯母不肯隨留與母居上得大喜召入見侍詔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為賦頌好曼戲以故得

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前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善騎射補羽林為久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宣帝時為後將軍封營平侯神爵初諸羌背叛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臣踰於老臣者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責曰語汝止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

按遠二音而可讀為幸
反及則斥候為敵斥候
如字則斥候為二斥候

引兵至先零虜奔車重赴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
餘後罕汗不煩兵而下遂上屯田便空十二事上聽
其計後罷屯兵振旅而還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
罷就第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薨謚壯
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
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揚雄
即圖畫而頌之

王衍風鑒 許劭月旦

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嘗造山濤既
去濤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
者未必非此人武帝聞其名問其從兄戎曰夷甫當

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補元城令
終日清談縣務亦理衍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
比子貢聲名藉甚喜空言惟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
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
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累居顯職後進景慕
歷尚書令及石勒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遷
太尉眾共推為元帥舉軍為勒所破衍欲求自免勸
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
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使人夜排墻填殺之
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
物王敦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

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
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
所賞識時郭泰亦知人故天下言拔士者稱許郭曹
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且劭鄙其人曰君清平
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
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
南俗有月旦評焉舉方正敦樸不就兄虔亦知名汝
南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賀循儒宗 孫綽才冠

晉書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操尚高厲童齒不羣
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
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循輒依經禮而對
爲世儒宗

晉書孫綽字興公馮翊太守楚之子博學善屬文居
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絕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
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賦辭致甚工初成
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
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除著作郎後轉廷尉卿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綽
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
焉

太叔辯給 摯仲辭翰

新刊卷之二

三十

小山

大

子年評詔
月旦評

三田

晉書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著述不倦
舉賢良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會東堂策問對畢
擢太子舍人歷太常卿虞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爲
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
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山濤識量 毛玠公方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年
四十始爲郡上計掾舉孝廉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前
後選舉周徧內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贈司徒初
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
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裴楷有
知人鑒嘗謂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王戎亦目濤
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梁任昉爲范
雲讓尚書吏部表云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
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魏太祖爲相玠嘗爲
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舉用皆清正士雖有盛
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士以
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
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
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
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謁不行時人

憚之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
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
位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族魏國初建為僕射
復典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
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
聞後太祖且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爰盍卻坐 衛瓘撫牀

前漢爰盍字絲安陵人孝文時為中郎將上幸上林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盍引卻
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盍因前說曰臣聞
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迺妾妾
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廼說入語
慎夫人夫人賜盍金五十斤然亦以數諫不得久居
中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遷司空為政
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惠帝為太子朝臣咸謂純質不
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
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欲言而止者
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謬曰公真大醉
邪瓘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之後告老進位太保就
第惠帝立以瓘錄尚書事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

不得聘己淫虐啓帝作詔免璫官遂被害

于公高門 曹參趣裝

前漢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立生祠始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宣帝時為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前漢曹參沛人從高祖有功剖符封平陽侯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以參為相國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參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庶女振風 鄒衍降霜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許慎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不能自明冤結告天

燕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為之降霜江淹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皇曰羅羅也連也

范冉生塵 晏嬰脫粟

後漢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受業通經好違

時絕俗為詭激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桓

帝時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大尉府以狷急

常佩章於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逃梁沛間賣

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

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

有時絕粒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金中生魚范萊蕪

晏子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為齊相常食脫粟米不重

味

今日晏子
所載語
異義同

詰汾興魏 鼈令王蜀

北史魏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見輜駟自天

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且日請還

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

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

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謔曰詰汾皇

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神元諱

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屍流凶隨江水上至成

都見蜀王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

鼈令以其國禪之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

帝號復稱王

新刊定本

不疑誣金 卞和泣玉

前漢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上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景帝末為御史大夫

韓非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詐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詐而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

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檀卿沐猴 謝尚鵠鵠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為司隸校尉不行許伯請之迺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宣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迺解寬饒字

同舍下未置郎中不考



次公魏郡人明經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為
 又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深刻喜陷害人又好言事
 刺譏奸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信任宦官寬饒奏曰
 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
 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上以其怨
 謗遂下吏自到

世本傳言不得其人
則不居其位之語

晉謝尚字仁祖八歲神悟夙成其父鯤嘗攜之送客
 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席賓歎異及長善音樂博綜眾藝王導比之王戎長
 呼為小安豐辟為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
 曰聞君能作鵠鵠舞一坐傾想尚便著衣幘而舞導
 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人其率詣如
 此終衛將軍散騎常侍

太初日月 季野陽秋

魏志夏侯玄字太初沛國譙人少知名弱冠為黃門
 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耻之不悅形於
 色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世說曰曾與玄共坐時人
 謂兼葭倚玉樹又云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晉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
 貴之風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桓彝見之曰季
 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

安亦雅重之常云貞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仕至征北大將軍

荀陳德星 李郭仙舟

異苑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後漢郭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貧賤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膺同舟而濟賓客望之以為神仙焉

王忱綉被 張氏銅鈎

後漢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

見一書生金彥疾困憊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絕忱鬻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忱後署大度亭長初到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綉被復墮忱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雒縣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綉被主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忱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曰是我子也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由是顯名仕郡為功曹

三輔決錄扶風張氏之先為郡功曹晨起當朝有鳩從承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鳩何來為禍飛上承塵

為福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鳩乃飛入懷中探得銅鈞帶之官至數郡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婢婢賣鈞與蜀客客家喪禍懼而還張氏張氏得鈞復為二千石後失鈞張氏遂衰

丁公遽戮 雍齒先侯

前漢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前漢高祖居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偶語

上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取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陳雷膠漆 范張雞黍

後漢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鄱陽雷義為友義字仲公太守舉劾孝廉重以讓義太守不聽義明

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
廣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見拜郎中後為河東
守布初不說辯士曹丘生生至揖布曰楚人諺曰得
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
哉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顧不美乎何
距僕深也布大說引為上客史記得黃金百斤不如
得季布諾

晉阮瞻字千里始平太守咸之子性清虛寡欲自得
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
而旨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
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
時謂之三語掾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
自謂此理可以辯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謁瞻瞻與之
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
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
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歲餘病卒

郭文游山 袁宏泊渚

晉書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每游
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不娶辭家游名山洛陽陷乃
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
樹若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而文獨
宿十餘年卒無患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王導

召置園中七年未嘗出入後逃歸臨安結廬山中
 晉袁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有逸才文章絕美謝尚
 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
 諷詠聲清辭文藻拔遣問焉即迎升舟與譚論申旦
 不寐自此名譽日茂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
 揚州刺史宏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治亭時賢皆集
 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
 曰聊以贈行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
 其率而要焉

黃琬對日 秦宓論天

後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辯慧祖父瓊初為

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
 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對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旁
 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以其言應詔
 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不就知
 名京師獻帝初遷大尉坐免及徙西都起為司隸校
 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董卓為卓將李傕所害
 蜀志秦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拜長水校
 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眾集而宓未往丞相
 亮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
 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
 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

新刻蒙求卷之上

四十一

免

字彥伯也又字統同又文運也秦生子曰免
 年晚曰免以統又免取也免也

推之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九擊卑詩曰鶴鳴
九臯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
詩曰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
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
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温大敬服宓之文
辯皆此類舊本宓誤作宓

孟軻養素 揚雄草玄

史記孟軻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
王梁惠王皆不能用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是時天
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嘗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前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壥有宅一區
世世以農桑為業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
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
而好深湛之思清靜止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
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
之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
非其意雖富貴不事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
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
如也或譎雄以玄尚白雄解之號曰解譎客有難玄
太深眾人之不好雄解之號曰解譎

向秀聞笛 伯牙絕絃

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內外篇歷世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秀乃為之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嵇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又康誅秀入洛作思舊賦云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後為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呂氏春秋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無足為鼓者

郭槐自屈 南康猶憐

晉書賈充字公闔平陽襄陵人前妻李豐女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郭槐號廣城君武帝踐阼李以赦還特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槐性妬忌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為李築室於永平里而不往來惠帝為太子槐女

為妃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往
 及女為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
 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槐使人尋之恐其過李
 氏李氏淑美有才行作女訓行於世舊本槐作隗非
 世說曰桓温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温平蜀以李勢妹
 為妾甚有寵嘗著別齋後主聞與數十婢拔刃襲之
 值李梳頭髮垂地姿貌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歛手向
 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
 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我見汝
 亦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魯恭馴雉 宋均去獸

後漢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肅宗時拜中牟令專
 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
 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
 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
 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起與恭
 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蟲不犯境化及鳥
 獸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
 恭便坐廷中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在事三年州舉尤
 異去官吏人思之後為司徒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
 補益然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

後漢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光武時遷元二太守

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均到下
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
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可一去檻穽其後傳言虎
相與東游度江

廣客蛇影 殷師牛鬪

晉書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遷河南尹嘗有親客
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飲忽
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
上有角弓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
酒於前處謂客曰盃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
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廣所在為政
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論人必先稱
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後代王戎為尚書令始
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

晉殷仲堪陳郡人父師晉陵太守初師病積年仲堪
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
居喪毀以孝聞孝武帝召為中庶子甚相親愛其父
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
其人至是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
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
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彊其談理與韓康伯齊為後假

節鎮江陵為桓玄追兵逼殺

元禮模楷 季彥領袖

後漢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亢無所交接舉

孝廉高第遷河南尹及黨議起流言轉入大學諸生

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膺陳蕃王暢

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

仲舉天下後秀王叔茂時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

子殺人膺按殺之其弟子上書告膺等共為部黨誹

訕朝廷桓帝震怒逮捕黨人收執膺等後赦歸田里

禁錮終身而黨名猶書王府自是海內共相標榜指

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

猶古之八元也膺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

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是時朝廷綱紀積弛

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

龍門靈帝時曹節諷有司奏捕前黨皆死獄中

晉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

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餘歲有詣徽

者出則過秀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

客見者皆為之起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

宣氏知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武帝

時為司空秀儒學洽聞留心政事以職在地官作禹

貢地域圖奏之藏於秘府制圖之體有六一日分率

所以辨廣輪之度周禮注疏廣輪之度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

魯褒錢神 崔烈銅臭

晉書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貧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先少者居後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高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綉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疾時者傳其文後莫知所終

後漢崔烈涿郡安平人有重名於北州歷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以下皆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如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人謂當為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

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後拜大尉董卓既誅拜城門校尉

梁竦廟食 趙溫雄飛

後漢梁竦字叔敬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竦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不就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諸竇恐梁氏得志為己害遂譖殺二貴人而陷

竦以惡逆死獄中和帝立追封褒親愍侯

後漢趙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歲饑散家糧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遂為三公

枚乘蒲輪 鄭均白衣

前漢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王謀為逆乘奏書諫王不用卒見禽滅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後遊梁及孝王薨歸淮陰武帝即位乘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後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建初中

子好遊 改好為喜

舉直言不諂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
之後告歸帝東巡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
時號為白衣尚書

陵母伏劍 軻親斷機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
項羽迺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
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
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一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

古列女傳鄒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好遊為墓間
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

嬉戲乃

因為之相淳意欲子孟少好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

居處子也

復從舍學官之房其如處之章子打諷進退孟母

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
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
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
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

齊后破環 謝女解圍

戰國策曰齊閔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大史
家庸夫大史敷女奇其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
衣食之與私焉法章立是為襄王以大史氏女為王
后襄王卒子建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

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曰舜
多知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樞推

識謂解者識法文解也又曰謂此文也

戰國策作秦昭王嘗使元作始皇后
平元在秦時以九如皇
古行在秦文作始皇后

系疾也

有才辯叔父安嘗問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
又嘗內集俄而雪驟

大雅生氏篇云說言葡萄皮克凝毛傳云收知意也
疑微也

敢鹽空中差可擬道
疑之弟獻之嘗與賓

杜公面西曰別駕從事吏一人位刺史行部
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

一王義之之子云云之子
有車中自謂布帛之物有曰綾度後

郎解

鑿齒尺牘 荀勗音律

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
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累遷別駕温出
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
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出為滎陽太守時温覬覦
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
晉愍帝後徵典國史會卒初鑿齒嘗與孫綽共行綽
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
在後鑿齒曰鍛之颺之糠粃在前
糠粃在內
不成去也
晉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岐嶷夙
成十餘歲能屬文長博學達於從政武帝受禪拜中
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既掌樂事又

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曰彘多知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樞推

識謂蘇軾識此玉環也又曰初漢文皇帝

戰國策作秦昭王嘗使元作始皇后
平元在秦昭王后始皇
古行原在文作始皇后

有才辨叔父安嘗問穆如清風仲山甫永又嘗內集俄而雪驟

敢鹽空中差可擬道

疑之弟獻之嘗與賓

郎解

客談議詞理

圖乃施青綾

鑿齒尺牘荀勗音律

大雅生氏扁云說字荀勗克疑之傳云此知意也
疑也

海之王義之之子云云
後有書中言荀勗之相者曰後房後

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

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累遷別駕温出

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

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出為滎陽太守時温覬覦

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

晉愍帝後徵典國史會卒初鑿齒嘗與孫綽共行綽

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

在後鑿齒曰斲之矐之糠粃在前

糠粃在內
不成教也

晉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岐嶷夙

成十餘歲能屬文長博學達於從政武帝受禪拜中

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既掌樂事又

十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曰彘多知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榘推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屈道韞遺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荀勗音律

晉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累遷別駕温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出為滎陽太守時温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後徵典國史會卒初鑿齒嘗與孫綽共行綽性通率好譏調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斲之颺之糠粃在前

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勛於路逢趙買人牛鐸識其聲
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
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

初學曰官志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

問膳夫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

日言行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

悵恨或有賀之者勛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初
太子婚未定勛與左衛將軍馮統同帝間並稱買充
女才色絕世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
媚之譏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勛及和嶠往
觀之勛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
下貴嶠而賤勛

胡威推謙 陸績懷橘

晉書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以忠清稱仕魏
為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
驢單行既至見父而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
何得此絹答曰是吾俸祿之餘威受之辭歸卒取與
質帳下都督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入
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
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
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
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績博學多識星歷

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勛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
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
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
曰此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
明識後守尚書令勛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
悵恨或有賀之者勛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初
太子婚未定勛與左衛將軍馮統同帝間並稱賈充
女才色絕世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
媚之譏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勛及和嶠往
觀之勛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
下貴嶠而賤勛

胡威推謙 陸績懷橘

晉書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以忠清稱仕魏
為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
驢單行既至見父而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
何得此絹答曰是吾俸祿之餘威受之辭歸卒取與
質帳下都督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入
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
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人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
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
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績博學多識星歷

筭數無不該覽孫權辟為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羅含吞鳥 江淹夢筆

晉書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江夏守謝尚稱曰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溫以為江左之秀累遷長沙相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化之感

南史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嘗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敢音句之學留情文章仕齊為侍中秘書監入梁至金紫光祿大夫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躋矣又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李廞清貞 劉麟高率

世說李歆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少羸病不肯婚
宦王丞相欲招禮之辟為府掾歆得牋命笑曰茂弘
乃復以爵假人

晉書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
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車騎將軍桓
冲聞其名請為長史麟之固辭居于陽岐來往莫不
投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
人致贈一無所受世說載麟之高率善史傳

蔣詡二逕 許由一瓢

前漢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為兗州刺史以廉直為名
王莽居攝以病免歸鄉里三輔決錄曰詡舍中竹下

開三逕唯故人求仲羊仲從之游

逸士傳許由隱箕山無盃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
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於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由以為
煩遂去之

楊僕移關 杜預建橋

前漢楊僕宜陽人武帝時為樓船將軍初函谷關在
弘農僕既有功耻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
給其用度於是徙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以故關為
弘農縣

晉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
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文帝

妹高陸公主拜尚書郎武帝時拜度支尚書預以孟
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
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也預曰造舟
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
預曰非君此橋不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
其微巧

壽王議鼎

杜林駁堯

漢書

前漢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為光祿大夫汾陰得寶
鼎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賀得周鼎壽王獨
以為非武帝問之對曰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
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
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
自高祖繼周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
至珍祥畢見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延漢寶非周寶
也上曰善賜黃金十斤

後漢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拜侍御史大議郊祀
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議者僉
同光武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
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林議終大司
空

西施捧心 孫壽折腰

莊子曰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

歸亦捧心而矚其里彼知美矚而不知矚之所以美
西施越女所謂西子也有絕世之美越王勾踐獻之
吳王夫差夫差嬖之卒至頹國

後漢梁冀為大將軍其妻孫壽封襄城君加賜赤紱
比長公主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嚙髭墮馬鬢折
腰步齟齒笑以為媚惑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
之及冀敗自殺

其屬及以錄東物遊又足補世

靈輒扶輪 魏顆結草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飲宣子酒
伏甲將攻之公嗾夫獒其車右提彌明搏殺之宣子
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明死之初宣子田於

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病不食三日宣子食之舍其
半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
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
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饑人
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亾也

左傳曰晉魏顆武子之子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
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
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
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之治命余是以報

逸少傾寫 平子絕倒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年十三謁周顛顛
 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暇顛先割啗之於是始知
 名及長辨贍以骨體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太尉
 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偏觀子弟門生歸謂
 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
 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
 之也遂妻之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說曰郗夫
 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
 來平平耳無煩復往二弟愔與曇也二謝安石與萬
 石也

晉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
 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王澄字平
 子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為
 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
 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凡衍有
 人倫之鑒尤重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行不
 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為荊州刺史為王敦所害
 澹臺毀壁 子罕辭寶

博物志曰澹臺字子羽渡河齋千金之璧于河河伯
 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
 鮫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

去
左傳曰宋人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

東平為善 司馬稱好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
顯宗愛重之拜驃騎將軍位三公上王既還國後朝
京師上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肅宗立
恩禮踰於前世既薨帝東巡守幸其宮追感念蒼謂
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山因泣下幸其

陵祠以大宰

後漢司馬徽字德操潁川人言不談人之短與人語
莫問好惡皆言好有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
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
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卿言亦大好

公超霧市 魯般雲梯

後漢張楷字公超成都人家河南通春秋尚書門徒
常百人自父黨夙儒偕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
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
其如此輒徙避之後隱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
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

不

就性好道術，作五里霧，後安車聘之。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聞而諫之。見楚王曰：臣見
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
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今公輸設
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
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公輸
般也。

田單火牛 江道藝雞

史記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為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
使樂毅伐破齊，盡降齊城，而單得脫。東保即墨，燕人
攻之，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五彩龍文。

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
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
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
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
燕軍大敗，遂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於莒，王封單號
安平君。

晉江道字道載，陳留圉人。中軍將軍殷浩請為諮議
參軍，遷長史。時羗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
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
曰：今兵非不精，而眾少於羗，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
力。吾當以計取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於

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而

遂

小敗適後遷大常

蔡裔隕盜 張遼止啼

晉書蔡裔為兗州刺史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三盜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隕故殷浩為中軍將軍北征委以軍鋒焉

魏志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武力過人數有戰功累轉前將軍舊注曰江東小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者

陳平多轍 李廣成蹊

前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少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為

久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娣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負偉平隨至其家迺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從高祖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自初從至天下定凡六出奇計定封曲逆侯惠帝時為左丞相后時為右丞相又相文帝及高

前漢李廣隴西成紀人世世受射法武帝時拜平
 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其
 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終不能入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馘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
 士樂為用元狩中為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
 奴惑失道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長史責廣
 之莫府上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
 七十餘戰今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
 不能復對刀筆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
 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
 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

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陳遵投轄 山簡倒載

前漢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為京兆史放縱不拘後為
 校尉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
 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
 相因到遵門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
 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晉山簡字季倫司徒濤之子温雅有父風永嘉中為
 征南將軍鎮襄陽四方寇亂天下分崩朝野危懼簡
 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徒園中

每出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奇兒
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酌無
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強何如并
州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淵客泣珠 交甫解佩

舊注引博物志云蛟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
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今
本無載左思吳都賦云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
而泣珠淵客蓋鮫人也述異記曰南海中有鮫人室
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列仙傳江妃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卵

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神也遂
下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以與交甫受而懷
之趨去數十步視其懷空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

龔勝不屈 孫寶自劾

前漢龔勝字君賓舍字君倩楚人二人相友並著名
節世謂楚兩龔哀帝時勝為光祿大夫王莽秉政乞
骸骨莽後遣使即拜講學祭酒稱疾不應復遣使者
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與郡太守縣
長吏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勝稱病篤東首
加朝服扞紳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以報今者且暮
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不覺

蛟當作蛟

飲食積十四日死舍通五經拜太山太守數月乞骸骨哀帝使使者拜光祿大夫數賜告終不起舍勝歸鄉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前漢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寶徙入舍忠怪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誑身誑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

平忠聞之慙上書薦寶平帝時為大司農

呂安題鳳 子猷尋戴

世說曰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忻言凡鳥也

晉王徽之字子猷右軍羲之之子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温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逵在剡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本

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官至黃門侍郎
董宣疆項 翟璜直言

後漢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光武時為洛陽令時湖
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
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
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
一言而死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何以理
天下臣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使宣謝主
宣不從疆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
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
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疆項令出賜

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京師號為
卧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文叔光武字也

新序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
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
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之文
侯怒逐璜璜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之對曰君仁
君也臣聞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是以知
也文侯曰善召翟璜入拜為上卿舊本翟璜誤作任
座

紀昌貫虱 養由號後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穴鳥下飛衛學

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
 學不瞬而後可言射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
 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皆而不瞬以告衛衛曰未
 也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
 鼈懸虱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寢大也三年之後如
 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
 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舊本紀昌誤作甘蠅
 淮南子曰楚王有白猿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
 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

馮衍歸里 張昭塞門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社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書

王莽時不肯仕常好寂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衛
 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是為諸
 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
 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而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
 親故通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增壞於時然有大志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
 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
 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繫於懷貧而不哀賤而不
 恨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
 為後世法

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博覽衆書孫權拜輔吳將

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我形於色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門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

蘓韶鬼靈 盧克幽婚

三十國春秋曰中年令蘓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書日而行著黑介幘黃絲單衣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為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為修文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爾言終而不見

舊注引孔氏志怪曰漢盧克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克因獵逐麋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克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書為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克乃以父手札崔乃命女粧飾於東廂引克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克曰君婦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贈克衣衾令車送之克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沈乍浮既達岸克視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時車即崔少府

也抱兒還充及詩一首並椀一枚俄而不見及旦長成後歷任數郡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三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性公廉不受私諂子孫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安帝時為大尉為中常侍樊豐所譖而卒

後漢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桓帝時為大尉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柳下直道 叔敖陰德

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

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愛汝不亦吾問之有陰德者
天報以福人間之皆喻其為仁也及為令尹味治而
國人信之列女傳曰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
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為令尹
老終

張湯巧詆 杜周深刻

前漢張湯杜陵人為廷尉舞文巧詆其造請諸公不
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
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士每朝奏事語國
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
進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

指

於是痛繩以臯自公卿以下至庶人咸皆湯後為御
史大夫坐事自殺初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
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力鼠涼
傳後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
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前漢杜周南陽杜衍人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為廷
尉其治倣張湯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
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
猶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
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
法乎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上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而子成河為郡守家
資累巨萬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三王尹京 二鮑糾隱

前漢王駿諫大夫吉之子以孝廉為郎成帝欲大用
之出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
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
有三王駿終御史大夫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遷諫
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成帝選為京兆尹時帝舅王
鳳輔政專權會日食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凡
空選忠賢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初章為諸生
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妻怒之曰

京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不自激取乃反涕
泣何鄙也後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
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
獄死死非其罪眾庶寬之廣漢敬尊互見於後

後漢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
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建武中為司隸校尉
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
嘗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其見憚如此父宣哀帝時
為司隸校尉為王莽所害子昱中元初亦拜司隸校
尉章帝時官至大尉

